

〈瑪哈卡利 Mahakali〉

榮獲四十三屆香港青年文學獎高級散文組冠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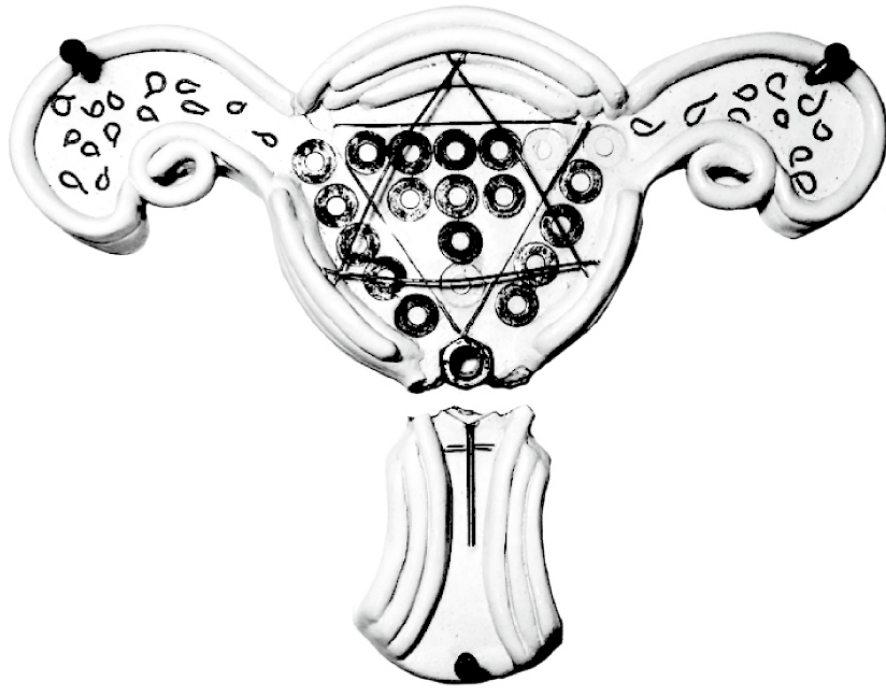
瑪 哈 卡 利



M a h a k a l i

接近晚間七點，車站剪票口在每班列車進站時人潮達到頂峰。A從人群中現身，走在齊踏的腳步中，走道自然地分成左右兩側，A不偏不移走在正中央，偶爾與幾個人擦肩，他並不在意。下了出車站口的長樓梯，百貨前廣場最近多了許多乞討的人，形成歡迎列隊，點著頭，哭喪著臉，捧著關東煮紙碗或塑膠臉盆，有站、有跪，還有趴在地上不見臉。有些人肢體殘缺，或是張著嘴、流著口水、看著天空自言自語，A無視他們，他從不同情他們，如許多人無視自己一樣，他們之間毫無關連。十字路口車來車往，下起毛毛細雨，風捲起擱置在路邊的塑膠袋，A等著交通號誌，在斑馬線上被人群淹沒。

I



凸 眼 人

塑膠浴桶裡的水位漸漸上升，A用手試探地確認溫度，看來還需要再多加些熱水。他離開浴室，外面電視聲音漸大，說著：颱風在今夜凌晨即將登陸台灣請各位民眾嚴防豪雨及強風，接下來一則新聞……。他背對電視，靠著窗，風漸漸大，菸燒特別快，他喜歡房裡有人聲，尤其是新聞播報，有種與世界接軌的錯覺，但他不想知道這只是台電視，他一直避開這件事，孤獨。颱風啊，班還是得上，賣場更是不打洋，他自虐的希望明天人潮如暴雨般兇猛，他把人生意義都賭在這了，「服務客人是我們的宗旨」，腦海浮現某個聲音渾厚誠懇的男人，燦笑著。

水聲突然沒了，該不會停水了吧，他今天還想洗頭，停水這件事對他維持乾淨形象可能會有影響，但也許跟本沒人在意。塑膠浴桶，是從這棟舊公寓的頂樓拖下來，可能是上個沒公德心的房客遺留在那，還有些鍋碗瓢盆。在這種人來來去去的出租住宅區，常會看見這樣的傢俱在路邊或某個陰暗角落，它們也曾經被人鍾愛過，懷著新的夢想被買下，這樣的愛卻具有時效性，但A在那時可是收獲豐富。他走進浴室，看見水蒸氣中隱約有個人影在浴桶中。

「一起泡澡吧。」

影子對著A說，是A從未聽過的語言（怎麼聽懂的？），像是水在喉頭滾動的氣泡聲。隨著水氣從門口散去，A才看清楚是個魚頭人身的生物，自在的將手撐在腮膀，手肘擱在浴桶邊緣，讀不出表情，氣窗被風吹的發出陣陣巨響，還有一些雨潑了進來。A毫不遲疑脫了內褲，跨進了浴桶內，畢竟不是什麼車旅的按摩浴缸大小，他跟魚人幾乎是小腿碰小腿，但魚人也不避開，反而用他濕潤的凸眼睛盯著他。實在是太超乎常理了，但A也感覺到內心對未知事物的興奮（但怎會一點恐懼也沒有？），就這樣與魚人對望許久才發現水溫真是剛剛好呢。

「我要說一則有關現代煉金術的故事。」

魚人話說完，A來不及反應，掉入眩暈中，眼前水氣如漣漪般同心圓擴散，空間在波動，魚人的臉也漸糊漸暗漸黑。A的意識依然存在，魚人聲音主宰著這黑暗空間。

「現代人享用煉金術製成的食物，工廠直線生產。」

在無盡深淵中，感覺到光。先是，一點光，增加，再一排，增加，再一列，擴散開來，從解析度低到高，無限寬廣的銀幕，大量不同食品廣告串流，畫面有些歪斜，像以前映像管電視的類比畫面，訊號不良。古老煉金術與現代食品加工廠，煉金術師帶著白手套、身穿無塵衣，看著生產線，重覆同樣的動作，作業員在冒煙的房裡打翻水銀，引起身旁同仁驚愕。食物，張嘴，吞入，消化，吸收，排便，回到外界，藉由另一種形式。人在任何地方不停進食，吃進用分子式寫成的數據，萬物都有自己一串條碼，從一粒鹽，人體，超新星爆炸，人工合成或自然合成，藉由轉化成結構中的一點或是結構本身，就像碎形，永恆的轉變。

「你也是這些食物，還有光年遠的星星。」

微波爐叮一聲。

A和他的朋友在便利店吃消夜，桌上滿滿的微波食品。他剛說完昨天他遇到魚人的經過，今早發現自己還泡在浴桶的冷水裡，皮皺了，感冒了。B只是閉目養神，什麼話也沒說，C還是自顧自的看著手機，從一開始就沒在聽A說話。「你是有在嗑藥嗎？」B質疑著。A不認為那隻魚人是幻覺，他說感覺太真實了，不可能是幻覺。

「那你覺得他是什麼？」B不以為然的問，A看著落地窗外思考著，雨還沒停，一對情侶在便利店外的屋檐避雨，身體纏在一起，互相講話的方式像極A未滿兩歲的侄女。B將麥香奶茶喝到鋁箔包塌縮，很吵。叮咚，情侶走進便利店買了一隻粉紅色的傘，打開，彼此依偎著走進多色的傘流裡，越走越遠，看不見了，B撕開咖哩飯的塑膠膜。「我開聲音喔。」C邊說邊將聲音點大。

手機銀幕上從捷運車廂中走出一位紅衣年輕人，旁邊有幾個人圍著他卻又不敢靠近，相較於他們的緊繃，年輕人反而過於輕鬆。搭乘捷運的旅客無不發出恐慌的騷動聲，連在攝影的鏡頭也晃動的厲害，還不知道那位紅衣男子到底做了什麼，影片就中斷了。

I I



幻 象 居 所

A想著在書上讀到的一段，是李奧納多·達文西寫的手記，寫著人們歡欣期待的每一年、每個四季、每一天，其實是渴望自己的毀滅，回歸本源的慾望。怎麼想都是非常消極而且充滿慢性自殺的意味，回歸本源？那是什麼？期待與毀滅？腦中出現幾個小時候在兒童樂園的片段，他最喜歡那隻一進園就會看到的巨大暴龍，還有攤販的拾圓泡泡肥皂水。反射在泡泡上的多彩光暈，對兒時的他簡直是魔法，他可以就這樣玩一個下午。

A正在上班，商場裡男女老少看著架上的商品思考著未來，A也忙著走來走去確認架上的商品是否其全。B突然出現來探A的班，帶著一杯手搖珍奶，喝了一半，拿給A，去找交友軟體上認識的妹子。

旅館房裡只有電視頻光在閃，隨著一幕幕變換，男女交媾的生殖器局部特寫、女人痛苦又愉悅的表情、男人只聞聲不見臉，虛實雙方都進行著肉撞肉的演出。雙頻女聲迴盪著，B看著電視，眼光往下，揉捏女人的胸部，視線來回交換著，腦裡充斥著許多身體、臉、聲音，直到眼神恍惚，等著至高點到來，B低吼一聲，射精，拔出，翻身，喘氣，螢幕中的人依然沒閒著。過了一會兒，女人坐起來，拉好洋裝肩

帶，下床，走進廁所，B 趴在床上，拿起在地上急忙脫下的褲子，掏著口袋裡的香菸，把火點著。

（背後傳來放水的聲音），女人檢視鏡中的臉，妝有點花了，用手指想把糊掉的眼線擦掉，凝視著鏡中的自己。她什麼也不想，比做完任何事都感覺更沒有感覺，但她仍執意這麼做，她只是在找……

突然有人開門進來，是 C。

「啊。」

兩人對望了一會。

「抱歉。」

C 把門關了。

門外的空間早已變形，流動淫靡的影像在B身上滑動，像是慾望從B體內一點一點溢出至現世的空間，不同女人／男人的臉孔、身體在牆上扭動，特寫的生殖器官，在此得到力量能夠通過神秘的蟲洞，隨著越來越高頻的人聲，（B背對盤著腿像是在靜坐）彷彿這空間是人類對於生殖／執慾望的黑洞奇點，神聖的想要合一並且毀滅。

C只是在旁看著，讓他想到小時候去遊樂園，坐著過山車，進入每個夢幻空間，一場一場的夢境，小飛俠與虎克船長在巨大海盜船上打鬥，艾莉絲夢遊仙境荒謬的茶會，兩排站著人工玩偶嘴巴一張一合的搭配事先錄好音樂和人聲歡迎你來到這場人工幻境。他承認有時滿嚇人的，但他還是喜歡感官瞬間沉浸在虛假空間裡的驚奇感，假的又如何？真的又是什麼？

C離開104號房，非常老式的旅館，舖著紅地毯，黃燈一滅一閃，壁紙有些斑駁。一對男女站在走廊邊，耳鬢廝磨，看到他經過，對他說：

「想不想加入我們？」

他們雙眼只是對窟窿，對著他笑，越笑越猖狂，C把他們的笑聲拋在後頭，面無表情，經過電梯猶豫了一下後，開始尋找樓梯間，一路往上。逃生梯擠滿人，每走一步就踩到一隻手、一隻腳，人在樓梯間爬行，有往上的，有往下的，也有人直接在一旁交配。眼睛都是窟窿，沒有悲傷，沒有快樂，C回憶，有天凌晨被媽媽叫醒，迷迷糊糊坐上遊覽車，當他開始對整件事有記憶時，許多大人已經在三跪九叩，朝著山前進（一路旁似乎火光閃爍）。就像現在一樣，昏黑的樓梯間，一群求道的人，久病纏身，呻吟著，只是祈求：，祈求什麼？

C氣喘呼呼，終於到了頂樓，一群人趴在門前喃喃自語，說的盡是沮喪的話，想要一睹天堂的景色，卻遲遲不將門打開。C想推開他們，發現他們的皮膚沾黏在門上，費了好大的勁，才人門分離，皮卻像殘膠遺留在上面，一個、兩個、三個：，他們哭哭啼啼的坐在地上，互相安慰彼此，撫摸表示同情，親吻表示愛憐，失去皮膚的部分伸出觸角，抓住彼此融合在一起。在C即將打開門時，背後已經有成雙成對的連體嬰，在樓梯間的呻吟聲中慢舞。

光從門縫中透出，人群發出尖銳的叫聲，在肉爆炸中幻化成鳥，飛向蔚藍天空，C

用手肘擋著頭不被鳥爪抓傷，慢慢走在頂樓的平台上，建築物外圍什麼也沒有，「天堂」，本該是流著奶與蜜的所在，C腳步沒有停下來，在平台邊緣，沒有半點遲疑，選擇落下。

老人在一陣顫抖中醒來，比平常早了一小時，天還是黑濛濛，他僵硬的坐起身來，回憶剛才墜樓的夢，還有許多畸形的人，搖搖頭，走下床。獨居在一間簡陋靠近鐵軌的小屋，而且還是臨時搭建，只用了幾塊木板，隔壁有間百元理髮，是他唯一的鄰居，卻從不開門做生意。老人在廁所拿濕毛巾擦拭臉、脖子、腋下，心想皺紋，他想不起來自己年輕的樣子，他從不知道為什麼會老，但不知不覺就走到這了。

I I I



非 線 性 時 間

一如往常，泛白的天空，早班車的呼嘯，老人會花半小時走到市區附近的假日花市，與熟悉的攤販買幾顆白鰻頭，坐在花埔的磚台邊享用，偶爾跟路過的誰打招呼，閒聊幾句。花市除了賣花卉、植物不怎麼稀奇，居然還有一攤熱帶魚，老人也經常在這流連，不過那裡的魚看起來非常虛弱，水也很混濁，那些關在塑膠杯裡的魚，時常讓他想到自己。

到了下午，老人興起去魚港的念頭，大概是看了熱帶魚吧，突然很想念開闊的岸邊、海風、浪濤，這回他選擇坐免費公車回到市區。公車總站旁的大樓相當熱鬧，好像是有劇組在拍片，老人緩緩走進人群內想湊個熱鬧。主角是個年輕人，看起來不過二十出頭，但面容憔悴，最近的年輕人不知怎麼搞得看起來都未老先衰。

導演喊了Action，大樓頂樓遠遠地掉落一隻橫剖半的豬屍，碰！的撞到地面，內臟撒了一地，上頭還插幾把刀，年輕人從攝影機後走近豬屍，拔出其中一把後收在工作褲的大口袋裡。他走向圍觀的人群，當老人覺得好像在哪裡有見過他，他已經拔出刀，猛砍老人前面的民眾，他嚇得叫不出聲，旁邊的人卻相當冷漠，像是什麼也沒發生，老人感覺到黏稠的血漿從他手臂劃過。

卡！導演突然大喊，「喂喂喂，那個阿伯不是臨演吧？誰讓他混進來的啊？」

一旁的工作人員，箭步衝過來，把老人拉到旁邊，不斷的跟導演還有老人道歉，還遞上濕紙巾。老人晃神的看著那個年輕人，他是夢裡的男孩啊。往魚港的車來了，老人上了車，男孩在人群裡砍的眼睛發紅。

到魚港的時候已經接近黃昏，濃郁的海潮香氣和開闊的天空，讓老人忘了剛才的不愉快，夢裡的男孩也不重要了。老人朝著海堤走，A朝著魚市走，他們在中間交會，在他們心裡，依然是毫不相關的人。

A走到魚攤前，遇到正在工作的魚人。魚人正忙著替魚去鱗和去除臟器，魚人說：

「要什麼？」

「呃……鱸魚好了。」

魚人突然頭一抬，確定是A了以後，又繼續手邊的事。

「我快下班了，等等我們到外面走走吧。順便把魚拿給你。」魚人說完，就忙著招呼A旁邊的客人了，A往出口去的時候，不時回過頭看，但也不曉得能確定什麼。

A蹲在市場外的廣場抽菸，魚人慢慢從出口走向A，A注意到他，魚人將手中的塑膠袋舉起示意，A點點頭，兩人並排走在一起。兩人在廣場的小吃攤，漫無目的逛著，一路走到看的到海的地方，在這之間兩人都沒說話。找了地方坐下來，臉被曬得暈黃，隨著時間過去，天空漸漸變暗，沈默依然。

「我有個朋友幾個小時前在街上砍人，已經確定有幾個人失血過多，死了。」魚人沒應聲，A低著頭。

「直到他做出這件事，我才發現完全不了解他。」「我也不敢到警局看他。」「我們是從小到大的朋友啊。」「我很害怕。」「他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

A連珠炮的說，魚人還是不發一語。A抬起頭看了看，手中裝著魚的塑膠袋。「為什麼你是魚還願意殺魚呢？」

過了一會，魚人站起來，拍拍褲子的塵埃。

「我必須走了。」魚人沿著堤防，走到沙灘，朝著海，不停。

市區街道，是跟B在旅館的女人，她東張西望，小跑步過馬路，走進屈臣氏。她在層架迷宮中，自己來回走著，不好意思開口問店員，終於在角落中找到後，她沒想到這小東西居然有這麼多選擇，還忍不住比了價錢。

女人把喝了一半的礦泉水放在地上，包包掛在門後的鉤子，拿出剛買的驗孕棒。這裡是百貨的廁所，女人坐在馬桶上，驗孕棒放在陰部下，等著尿意。過了五分鐘後，她看著中間兩條紅線漸漸顯現出來。

IV



我

吞了藥，醫生交待要在樓梯間來回走，用手按摩子宮，直到胎盤脫落。昏黑的樓梯間，只有我在這裡，隔一面牆是育嬰房，我想著生命在對面，哇哇的叫。走了不知多久，還不時到廁所將血塊拉出來，蹲在不銹鋼製的便盆上，一道血柱隨著腹部用力傾洩而出。一塊血淋淋肉團，經過陰道內壁時我明顯感覺到就是它了，我請護士進來確認後，回到了看診室。鴨嘴器撐大陰道口，我痛的忍不住叫出來，醫生確認我子宮內清理乾淨後，他將那塊肉團裝在塑膠罐裡，拿給我。

「塵歸塵，土歸土。」

「跟著唸一遍。」

我聽見看診室外的嬰兒在哭。

「：塵歸塵，土歸土。」

《魚人宇宙三部曲》：

二零一四 〈烏有城 Utopia〉（原名此世之外烏有之城）

二零一七 〈瑪哈卡利 Mahakali〉

二零二零 〈Hen to Pan ἔν τὸ πᾶν〉

《工商服務時間》：

歡迎各種邀稿文案編劇隨便啦但我認真嚴肅的文字相關創造工作
一同向前行請聯繫泡刀李 powdowli@gmail.com

《特別感謝》：

正在閱讀這本書
的各位人類朋友